

讀風知新記

烟石



陝西人民出版社

讀風知新記

陳桐岩 著



陝西人民出版社

1121776

责任编辑 柏 石

封面设计 安德新

读 风 知 新 记

魏炯若 著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礼泉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插页4 字数369,000

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 10094·584 定价: 4.25元

自序

王式曰：“闻之于师具是矣，自润色之。”此汉经师之师法也。然亦可自润色之。考师说之尊，盖承秦灭学之余，非是不足以存先秦旧学，亦时为之，不得已也。及至宋世，学者始黜因千余年之成业，进而求诗之本义。此汉世学者未竟之业也，故先师成都龚向农先生治经，主汉宋兼采。窃以为汉世师法之可贵，一在其距作诗之时近，故家遗说，犹有存者；二在其学者不畏抱残守阙之讥，谨持勿失。治先秦旧籍者，无不以汉人说为重，因是也；然既成墨守，辄为教条。故宋人乃主择善而从；特时代局之，于所谓圣哲之议，尚不能脱然无累。清之视宋，又有所进；而其病亦然。故犹有待于今之人也。夫诗序之不足信，宋人固已斥言之矣，而序之不可轻者，人或未识也。盖序者，说诗之要领，诗家先师，毕生勤力所萃。其搜讨之勤，所得多后人不及见者；特有所拘牵，用之或未当耳。宋之学者有见于此，乃以会诗意为先，欲以易汉序。夫会诗意之为说，至善矣；特宋之人亦多所拘牵，而或未得其意。余少从成都龚向农先生学诗，中年专事教读，遂置此业。今老矣，幸际可以著述之时，既欣然发其蠹简矣。然而精微力惫，但能整比旧稿，使略就条理。若或一言有裨，亦余之大幸也。成都魏炯若序。

注：龚向农先生名道耕，四川成都人，邃于经学。前四川大学教授，已故。

DCL4 8/04

目 次

自 序..... (1)

读风知新记卷第一

毛诗序(俗名《诗大序》)..... (3)

附:辨朱熹《诗序辨说序》(19)

周 南..... (21)

关雎(21)

葛覃(28)

卷耳(31)

樛木(35)

蟋蟀(36)

桃夭(37)

兔置(39)

采芣(42)

汉广(43)

汝坟(46)

麟趾(48)

召 南..... (53)

鹊巢(54)

采芣(57)

草虫(58)

采蘋(62)

甘棠(64)

行露(68)

羔羊(71)

殷其雷(72)

摽有梅(75)

小星(76)

江有汜(78)

野有死麋(80)

何彼秣矣(81)

驹虞(84)

读风知新记卷第二

邶 风..... (91)

邶鄘卫谱 (91)	柏舟 (92)	绿衣 (96)
燕燕 (98)	日月 (99)	终风 (102)
击鼓 (105)	凯风 (109)	雄雉 (111)
匏有苦叶 (113)	谷风 (118)	式微 (126)
旄丘 (127)	简兮 (130)	泉水 (133)
北门 (136)	北风 (138)	静女 (140)
新台 (144)	二子乘舟 (146)	

读风知新记卷第三

邶 风…………… (151)

柏舟 (151)	墙有茨 (153)	君子偕老 (156)
桑中 (159)	鶉之奔奔 (163)	定之方中 (165)
蟋蟀 (167)	相鼠 (169)	干旄 (172)
载驰 (176)		

卫 风…………… (180)

淇奥 (180)	考槃 (182)	硕人 (184)
氓 (188)	竹竿 (196)	芄兰 (197)
河广 (199)	伯兮 (204)	有狐 (208)
木瓜 (211)		

读风知新记卷第四

王 风…………… (217)

王城谱 (217)	黍离 (218)	君子于役 (220)
君子阳阳 (222)	扬之水 (224)	中谷有蓷 (226)
兔爰 (228)	葛藟 (230)	采芣 (233)

大车 (235)	丘中有麻 (236)	
郑 风.....		(239)
郑风 (239)	缁衣 (241)	将仲子 (244)
叔于田 (246)	大叔于田 (248)	清人 (252)
羔裘 (255)	遵大路 (257)	女曰鸡鸣 (253)
有女同车 (262)	山有扶苏 (266)	蓍兮 (269)
狡童 (271)	褰裳 (272)	丰 (275)
东门之墠 (278)	风雨 (280)	子衿 (281)
扬之水 (284)	出其东门 (285)	野有蔓草 (287)
溱洧 (290)		

读风知新记卷第五

齐 风.....		(297)
鸡鸣 (297)	还 (300)	著 (302)
东方之日 (303)	东方未明 (304)	南山 (305)
甫田 (310)	卢令 (312)	敝笱 (313)
载驱 (315)	猗嗟 (317)	
魏 风.....		(321)
魏谱 (321)	葛屨 (322)	汾沮洳 (326)
园有桃 (328)	陟岵 (331)	十亩之间 (334)
伐檀 (336)	硕鼠 (338)	

读风知新记卷第六

唐 风.....		(345)
唐谱 (345)	蟋蟀 (347)	山有枢 (349)
扬之水 (352)	板聊 (354)	绸缪 (355)

杕杜 (357) 羔裘 (359) 鸛羽 (361)
 无衣 (362) 有杕之杜 (366) 葛生 (369)
 采芣 (373)

秦 风 (377)

秦谱 (377) 车邻 (380) 驺虞 (382)
 小戎 (385) 蒹葭 (393) 终南 (397)
 黄鸟 (402) 晨风 (406) 无衣 (409)
 渭阳 (411) 权舆 (412)

读风知新记卷第七

陈 风 (417)

陈谱 (417) 宛丘 (418) 东门之枌 (421)
 衡门 (423) 东门之池 (426) 东门之杨 (427)
 墓门 (429) 防有鹊巢 (434) 月出 (437)
 株林 (439) 泽陂 (441)

桧 风 (444)

桧谱 (444) 羔裘 (445) 素冠 (447)
 隰有苕楚 (449) 匪风 (450)

曹 风 (455)

蜉蝣 (455) 候人 (460) 鸛鸣 (464)
 下泉 (466)

读风知新记卷第八

幽 风 (473)

幽谱 (473) 七月 (480) 鵙鸣 (494)
 东山 (501) 破斧 (510) 伐柯 (513)

九戮 (516) 狼跋 (520)

跋 (525)

读风知新记 卷第一

[illegible]

毛诗序（俗名《诗大序》）

此序实系《关雎》一诗的序，因为它是全书的第一篇序，因此就把毛诗学派的“大义”夹在里面。这也是《诗序》的作法之一。《小雅·鹿鸣序》，本序只得“宣王北伐也”一句，接着就从“《鹿鸣》废”说起，直说到“小雅尽废”共用二百一十二字，就是一例。还有《小雅·鱼丽序》是仅仅才四十五字的短序，而中间“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二十三字，都与本诗无关。又是一例。还有《商颂·那》序都是。

从前人管一篇诗的序叫做“小序”，全书的序叫做大序。所以叫这篇序为《诗大序》。至于它的内容，却是把大小序混为一篇。哪些是大序，哪些是小序呢？分法就有争论。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说：

“旧说云：起此（首句）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自风风也迄末，名为大序。”

宋·朱熹《诗经集传》：

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小序：“关雎，后妃之德也……教以化之”；“然则

关雎、麟趾之化……是关雎之义也”。

这是最有影响的两家，其余就不再举了。

我的意见是：

关雎序：“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关雎》之义也”。

附带讲《毛诗》大义，而所谓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这一争论的焦点在：

“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这八句我认为是后人加的，不过加的时间早，应在秦、汉之间。理由是：这八句不能併入《关雎序》，因为一篇之序没有这样的作法。若说它是夹在序中的话，那末就该归入《诗大序》。可也不行，因为“诗者志之所之”是从诗之发生说起，怎么能在前面加上这八句不伦不类的話。这是第一点，还有更为重要的两点：

“风之始也”，这是《史记·孔子世家》的说法。它说：

“《关雎》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史记》用的《鲁诗》，和《毛诗》的说法不同。《毛诗》说的“四始”，即是四诗（风、小雅、大雅、颂）。《鲁诗》则是说《关雎》等四篇诗，乃是风、大小雅、颂的开始篇幅。作序的人，既不该混合不同的两家说法于一篇之内，更不该前面说“四始”是这样的，后文正式解释“四始”却又是一样。

第二，“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正夫妇”，也是《鲁诗》说。刘向是学鲁诗的，他的《列女传》卷三说：

“自古圣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则兴，不正则乱。”

正妃匹即正夫妇。这两点尤其重要，因为作《毛诗序》的人，

不应该把鲁说拿来乱毛序。

那末这八句话又是怎样来的呢？我的推想是，秦汉之间某一位传诗的先师，收集到这八句话，没有地方放，又怕散失，就把它夹在“《关雎》后妃之德也”下面。那时《诗》还没有分为四家，因此这位先师也就没有去考虑这八句和《毛序》互相矛盾的问题；（自然这位先师的水平也有问题。这就象旧社会的私塾老师，程度有时有天渊之别一样。

至于“风，风也”以下四句，是释“风”的，和本序释风、雅、颂的风，意义重复，仅仅语言表达小异。

因此我才认为这八句是后人妄加，非序原有。不过郑玄笺诗时已经是这样的了，而且郑玄信之不疑。因此我认为妄加的时间或许在汉代以前。

那末干脆把这八句删掉，不是很干净么？这又断断不行！不能乱改古书；还因为可能我们自己是错的。

这八句之中，主要的是混鲁说于毛序。可是千百年来，竟无有能见二说矛盾不相容的人；其实也不奇怪，既是子夏所作，亲受圣人，封建社会里谁敢去怀疑呢？

现在再来谈谈这“大序子夏所传”的问题。这个说法出于《释文》，是郑玄说的。可是，三国·魏的王肃也说：“子夏序诗，即今毛诗序”。这个说法，和郑玄说，同中有异：郑说《太序》，仅仅指的这一篇，王说“毛诗序”，那就指全部三百篇的序。根据王肃注书最好异郑的情况来看，这里独不异郑，似乎可以证明这一说法的可靠。这又不然，他二人都是尊毛诗的，自然对于凡可以增加毛诗重量的资料，必然都要拥护。

那末《诗序》究竟是谁所作的呢？我认为就是毛公作的。

我们统观《毛传》全书，《序》是用来说明每篇的内容的。《传》是用来解释诗的词句的。直到今天，我们注解古书的方法，还是这样的。可见二者不能偏废。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注解虽不可单释字句，不管内容，但只释内容不释词句也未尝不可。也就是说，子夏只作序，毛公才据序作传。但我不相信这一古已有之的说的。因为两位学者，从来也没有意见全部相同，毫无出入的。就拿《郑笺》来说，郑玄为了尊毛，才全部保存《毛传》自己仅仅下笺。然而《郑笺》不同意毛说的地方，仍然比比皆是。因而《毛诗》之序传一体，就可以证明必是一人之作。

有人（始于唐·成伯玕《毛诗指说》）说序元来只有第一句，以下都是后师所续。这话基本上正确，可是不能太绝对。其中也有全序皆是一人所作的，也有诗序第一句就和传不相应的；另一面又有，可能全序皆是诗人自作的，虽都很少，却说明不可绝对看待。宋·苏辙《诗集传》把全序删来都只留一句，就吃了绝对的亏。《毛传》基本上只用序的第一句；《郑笺》基本上都根据续序补《毛传》。这一情况，可以证明续序是《毛传》成书之后才出现的，又可证明，续序之出现远在《郑笺》之前。

我们说《毛诗》序与传乃是一人之作，凡《毛传》仅有训诂的篇幅都可以成为证据。因为只有篇义已经先说了的，才能这样下注。《卫风·考槃》《郑风·羔裘》都是。不过这也只是基本情况，不能绝对看待。像《邶风·东山》的序，就很象诗人自作。这诗是士大夫的作品，前面写个序，就象后世作诗的题一样。知识分子是有可能这样作的。

从前的人（如朱熹）曾经指出，凡是史书没有记载的小

国，比如魏、桧，这些国风的诗序，就都是就诗文加以敷衍，没有提出过新的资料。这一现象，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说明，《毛诗序》也像《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那样：“推诗人之意”。不过不能就此轻视毛序。第一，“推诗人之意是研究古诗的主要方法；第二，作序的人实际是多方收集了资料的，因而颇有不见于史籍的资料。既然如此，就可以肯定他们所见的古书尽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因为近年考古家在汉墓中发现的古书，虽然为数不多，然而已经有从来未见之书。从而可以推知，诗家先师所能够得到的古书，为我们所不知的实在很多。我们不能由于它没有举出书名就加以忽视。

还有一点也须加以澄清。《汉书·艺文志》说，“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乃是通说齐、鲁、韩三家。后人误读为仅指齐、韩两家，遂使两家为后世诟病。而且对这三句话的意义，也一直没有得到正确的解释。从今天看来，这其实是指出了汉人说《诗》的一个通病。他们所获得的最权威的资料，就是周代“用诗”的资料。这在《二南》《国风》里最为显著。换句话说，他们集中注意的是，用诗为封建统治服务，而不是寻求诗的本义。《艺文志》同这一点同时提出的“取春秋，采杂说”，则是指的诗家先师获取材料的方法。《春秋》指的是史书。《艺文志》里，《史记》是在《春秋》家。杂说，指的一切书。请问，这样做哪点不对？也可以说，《艺文志》还有个潜台词：最好是由“圣门弟子”传授的。但是班固说：“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他是表示不信这种鬼话的。既如此，“取春秋，采杂说”就成了唯一的方法。并且还说明了诗家先师搜求资料的勤苦情况。《毛诗》自然也是这样干的。四家中，《鲁诗》据说传自荀卿，说

传自子夏的只《毛诗》一家。班固不信，我也不信，几千年来的学者，只是表面上不反对，骨子里还是不信的多。

《诗序》，三家诗也是有的，清人辑本里就有。清代有人治三家诗，大概都认为四家诗故训同，篇义不同。这自然是就一般情况说的。当然也不是字字相同。也有人提出三家诗序同毛的，其论证是：

班固《东都赋》：“德广所及”，同于《毛诗》《汉广序》。

司马相如《难蜀父老文》：“王事未有不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是《毛诗·小雅·鱼丽序》语。

可是，从宋·王应麟《诗考》到清人辑本，却没有见到三家同毛的序。所举班、马这两条，说不定是二人偶见《毛诗》用上的，或者他们和《毛序》同用古语。班固，有人说他一贯用《齐诗》。《司马相如传》说：“文翁遣诣京师，受学博士”。但不知道他受的哪一经。无从查考。只有汉末蔡邕的《独断》，载了《周颂》三十一篇的序，全与《毛诗》相同。这或者是《鲁诗》的一个特例，不能因此就说《鲁诗》的序全同《毛诗》。因为后人辑得的《鲁序》，一般都和《毛诗》不同。我还发现，《旧唐书·经籍志》有：“《韩诗》二十卷。”注云：“卜商序，韩婴撰。”再翻开《新唐书·艺文志》，就写作“《韩诗·卜商序·韩婴注》”了。一转手间，史家注语就变成了原书的书名。这是不是《韩诗序》和《毛诗序》相同呢？当然不是。这只是隋唐之间藏书家硬说《韩诗序》也是卜商所作而已。《韩诗》亡于南宋，从唐、五代到北宋的人都亲见《韩诗》，从无一人说《韩序》与《毛序》同的。而且还有辑本为证。这只能证明：（一）《韩诗》有序。（二）《毛